



士林学术文丛·文学编

文丛总主编 甘 晖 李继凯

红柯评论集

刘侠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上林学术文丛·文学编

文学编主编 李继凯 张新科

红柯评论集

刘 侠 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8N15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柯评论集 / 刘侠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8. 10
(上林学术文丛 / 甘晖, 李继凯主编)
ISBN 978-7-5695-0288-6

I. ①红… II. ①刘… III. ①文学评论—中国—
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4122 号

红柯评论集

HONGKE PINGLUN JI

刘 侠 编

责任编辑	冯新宏
责任校对	杜世雄
封面设计	浥林书装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日报社印务中心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37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5-0288-6
定 价	6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高教出版中心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3622(传真) 85307826

序一

骑手走了,但留下了动人的歌唱

□ 白 烨

2月24日上午,听闻红柯去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特意向红柯的同事李继凯打去电话,询问消息是否确实。继凯说,是心脏病发作,凌晨突然去世的。尽管噩耗已经得到证实,不得不信,但我还是不愿去信。

我在心里不断感叹:红柯走得太急促,太可惜!

在1月12日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我们还相聚一起就他新出的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举行新书发布会。那次的红柯,虽从西安赶来,有些风尘仆仆,但兴致勃勃,精神饱满,两个多小时里,与评论家对谈,与读者互动,侃侃而谈,毫无倦意。会后的聚餐,也一直延续着兴奋的情绪,与友人们相谈甚欢。谁知,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生龙活虎的红柯竟然撒手人寰。

说起与红柯的关系,应该有好几层之多。首先是作者与读者或评论者的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关系就得以建立并持续下来。其次是乡党关系,他是宝鸡岐山人,我是延安黄陵人,都是相隔不算遥远的陕西老乡。另有一层关系是我们还是校友,他去世前所供职的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正是我先上学后工作一共待了八年多的母校。因为这样的多层关系,跟红柯就有了一种莫

名的亲切。红柯为人诚恳，待人客气，见面就叫“白老师”。我说我们没有师生关系，你不用叫老师。他回答，那不能，在北京和西安，多次听你讲过课，就是我的老师嘛。于是，他仍然不肯改口，我也只好领受。

红柯大学毕业之后，即远去新疆工作，前前后后待了十年之久。这十年的新疆工作与生活，不仅改写了红柯的人生轨迹，消磨了红柯的青春韶华，而且使他从外到内，都悄无声息地新疆化了。除去开口说话仍是一口浓重的陕西西府口音，外形上也以卷毛头发，又花又大的眼睛，向着新疆地域的维吾尔族人或哈萨克族人靠近。

十年的新疆生活，对红柯影响最大的，还是西域风情的深入浸润和异域文化的深沉陶冶。当他十年后返回内地陕西，这些东西便不断发酵，不断蒸腾，并经由想念与想象的共同加工，化为一个个既现实又浪漫的传奇故事，使他的小说写作井喷式的爆发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新疆诸多的元素，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因西域风情与浪漫情怀的兼而备之具有了鲜明的艺术辨识度。

记得是在1999年，关于红柯写作的第一个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我从北京赶了过去。那个时候，红柯刚刚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如《美丽奴羊》《奔马》《乔儿马》等。作品数量不算多，但却个顶个地饱满与独特。我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元气淋漓，王气十足”的发言，主要讲他的作品在西域背景下表现人的生命意识的自觉与强劲，因而使作品具有淋漓的元气和充足的王气。他的这种写作，与陕西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有明显的不同。我一度还曾担心，会不会因写法的不同、风格的迥异，使他在陕西文坛受到一些忽视与冷遇。当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他时，他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告诉我，陕西的文坛对他很宽容，文友们对他很厚待，什么事都想着他，他时时都能感受到关爱与温暖，他对这样的环境氛围感到十分满意。看着他满足的样子，我也感到格外欣慰。

从2001年起,红柯的写作重心转向了长篇小说。他先是写出了让人眼睛一亮的《西去的骑手》,后来又接连写作了《大河》《生命树》《乌尔禾》《天下无事》《好人难做》《喀拉布风暴》《少女萨吾尔登》等作品。这些长篇写作,一次有一次的追求,一部有一部的风貌,出版之后,都在文坛内外引起相当的反响。其中,《西去的骑手》《喀拉布风暴》等作品,还几次入围茅盾文学奖,表现出了格外强劲的竞争力。

对于多次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红柯表面上并不是很在意,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在攒劲,艺术上一直在蓄势,他想的是要好好写作一部长篇力作,从而无可争辩地在评奖竞争中获得胜利。正是带着这样的抱负,怀揣这样的自信,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太阳深处的火焰》的写作,完成了他写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太阳深处的火焰》这部作品,我读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出版之前征询意见的打印稿。当时看了,就很是震惊。《太阳深处的火焰》,有着红柯小说常见的西部风景与浪漫情怀,但最为独特的,却是纠结于徐济云和吴丽梅的爱情故事,交织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深层碰撞的文化内涵,那就是立足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生态文明与学术清明的深切呼唤。作品中,不仅西域文化和以关中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在两相对比中,对关中的农耕文明在传承中的趋“恶”倾向给予了深刻的反思与尖锐的批判。作品由此充满了丰赡而深邃的哲理内涵。

这部作品可看作是红柯小说创作上超越自我的一次重要突破。因为内容浑厚、写法独特,《太阳深处的火焰》刚一出版,便广受关注,先后在《长篇小说选刊》和《当代》杂志举办的“长篇小说年度论坛”的年度佳作评选中或榜上有名,或名列前茅。我在那次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对话上曾大胆预言,《太阳深处的火焰》作为近年来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是下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极具竞争力的

候选作品。从它葆有的丰厚内涵和呈现出来的风貌看,已经不输于已经获奖的一些茅奖作品。但下届茅奖尚未开评,作者便驾鹤西去。红柯因此而更让人惋惜,更令人怀念。

但遗憾之中又有欣慰,那就是红柯给我们留下了烙有他浓重又鲜明的艺术印记的系列作品,这些沉甸甸的成果,既是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令人咀嚼不尽的念想,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是红柯发出的最后一声绝响,那不妨看作是“西去的骑手”留给当代文坛最为动人的歌唱。

2018年4月14日于北京朝内

序二

燃烧到最后一刻的写作者

——念红柯

□ 阎晶明

红柯是我的同龄人，我比他虚长一岁，可自从认识开始就没觉得他有什么从前年轻如今年老的改变，他似乎是不变的；红柯是我的朋友，是君子之交式的往来，交情从始至终既无升温也未淡漠，是老熟人却又无多少只属于我们之间的特殊故事；红柯是我的校友，我多年前曾在陕西师大求学，他多年后成了那里的教授；红柯是我的同道，他是小说家，我在作协供职多年也写一点小文章。不过说到是同道，他却要出色得多，无论是在西域还是在长安，无论是在技校还是在大学，他都是一个以笔为生、从不懈怠的写作者。他看上去并不擅长言辞，但同他聊过天儿的朋友都说他特别能说，不管教师这个身份是不是他最恰切的职业，作为作家，他是很典型也颇具代表性的。在一个自己向往的世界里活着，并努力以笔为旗，试图带领更多的人通过文字喜欢上那里。他简直就是一个疯狂的写作者，谁也弄不清楚他的写作目标和终极地究竟在哪里。

然而，他的生命却在五十六岁的盛年戛然而止。今年2月24日上午，我从朋友圈看到一则消息，作家红柯突然去世了。因为太突然，所以比震惊更直接

的是不敢相信。赶紧联系陕西师大和陕西作协的朋友,确定消息属实,不禁悲从中来。

我看到案头上摆放着刚刚收到的他寄来的新书《太阳深处的火焰》,却必须要面对他本人的生命停止燃烧的残酷事实。五十六岁,是鲁迅离开这个世界的年纪,但八十年前的时势,鲁迅被同时代人称为“老头儿”已经很久,人们似乎并没有太在意五十六岁意味着老还是不老。可今天,面对红柯的离去,我看到文坛朋友们发出的哀悼里多有对其英年早逝的惋惜。的确,无论作为教师还是作家,红柯的事业都处在成熟、旺盛时期,作为家里的丈夫和父亲,他也毫无疑问是顶梁柱。他个头不高,身体看上去很壮实。据说他还经常自觉锻炼,并常常向人推荐气功等健体之道。这真是让人无可言说。在我眼里,红柯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生活很安静,专注度极高,怎么会突然如此?

3月26日,我陪同铁凝主席到西安他家中慰问他的家人,在那样的情境中,不禁备感悲痛。红柯是作家,他的作品仍然在读者手中流传,这似乎也让他的生命有一种额外的延续感。在陕西作协的座谈中,发言的朋友们反复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甚至让人感觉他只是当天没有到会而已。

作为小说家,红柯有他突出的标识。这些标识几乎成了人们对他小说的固定化认知。如浪漫主义,他的作品名字《美丽奴羊》《西去的骑手》《太阳发芽》《绚烂与宁静》,等等,的确天然地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还要加上他多以新疆为题材创作小说,西域、荒原、风光、风情、民族、传说,等等,这一切,让他的小说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浪漫色彩,所以特别容易辨识。他是秦地人,但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新疆工作、生活,一去就是十年。于是他内心的世界就积淀下很深的多重文化基因和情感累加。他后来回到了长安城,但他的感情有很大一部分留在了新疆,可以说他比很多的陕西作家多了一重看关中看陕西的眼光。他今年2月6日曾寄给我他的散文新作集《龙脉》,他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没有

昆仑山—天山—祁连山的秦岭就是一道土墙，没有西域的长安（西安）就是一个大村庄。”这话当时并没有让我觉得有多特别，现在想来，这不正是阐释红柯小说世界多重性的一个很好的注脚么？在新疆与陕西之间，在长安与西域的路上，红柯看到了太多不同的风景，西域在自然地理上与关中的关联度、在文化上对内地的重要性，红柯一定有很深的认识。这或许也是他创作上疯狂掘进的一个强大动力。

小说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节组成的，不是心细如发的人做不了小说家。我又从书架上找出红柯三年前寄赠我的一本书——《少女萨吾尔登》。扉页上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2013年底刚完成书稿，父亲病危，很快去世，我累倒住院。抽出其中第四章以中篇《故乡》发表。山西祁县读者自发召开《故乡》研讨会，感谢山西人民。”他知道我是晋人，所以有此特别交流。

但面对红柯小说我是惭愧的，《乌尔禾》之前的红柯小说我大多读过，也在一些文章里提及、列举过他的作品，但一直没有写过专文给予评论。他是那么高产，是充满了热情和倔强的写作不止的创作者。我想，要追踪红柯的小说，可以等他的创作尽情绽放到一定时期再来交流。后来因诸事繁杂，即使收到他的新书也不能充分展读了。总之是近几年不停地收到他寄来的新作。他的创作力太旺盛了，我就只能在见面时向他表达敬佩。

所幸还有很多朋友，勤奋的评论家，敏锐的记者，热心的读者，对红柯的作品给予充分的评论和中肯的评价。在红柯去世不久，我的师兄李继凯就力主编辑关于红柯的评论集并付梓出版。这一行动彰显了母校对红柯的尊敬，表达了朋友同道对他的缅怀。收在其中的文章，是学校的老师同学广泛搜求所得，全面完整地展现了红柯小说产生的持久而多重的影响，包含了作家评论家读者对他小说高度、深度和艺术特点的定位、评价，包括他的小说浪漫主义风采下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很重要。在红柯的创作因生命的消逝而突然终止之后，再来翻

看这些评论,有如一团团热情之火光,汇聚成一种力量,证明着文学的生生不息,佐证着一个作家的价值。我相信,这样的文章结集,是对红柯非常郑重的纪念,从文学上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资料,同时也是文学薪火相传的一种特殊表达。在此也必须向多年来对红柯创作、工作和生活给予多方面关心支持的人,对他的作品给予文字评价的朋友们致以真诚的敬意。生命的逝去无疑是令人颇感悲凉的,但有这样一种文学的精神闪烁和情感传递,又是多么令人欣慰。

特别需要声明的是,我本无资质为此厚重之书作序。但念及朋友红柯人已西去,校友师兄格外信任,又觉得以此为评述红柯创作先作个铺垫和准备,不如索性把推却变成一种责任,借此参与到阅读、评介,缅怀、纪念红柯的行列中来。

愿文学之光照亮每一个生命。

2018年5月2日

目 录

序一 骑手走了,但留下了动人的歌唱 / 白 烨

序二 燃烧到最后一刻的写作者

——念红柯 / 阎 晶 明

001 飞翔的红柯 / 李敬泽

003 语言感觉与想象的无限可能性

——关于红柯的小说 / 王本朝

006 西部生命意识的诗意追寻

——红柯小说论 / 曹 斌

017 元气淋漓 王气十足 / 白 烨

020 语言与结构的背后 / 王敏芝

028 红柯论 / 贺仲明

037 换一个角度看历史

——评红柯的《天下无事》 / 段建军

045 黄金草原——心灵的牧场

——读红柯小说集《黄金草原》 / 朱向前

050 大漠荒原壮士魂

——评《西去的骑手》兼论红柯的西部历史小说 / 万国庆

- 056 天地神人的生命合奏
——评红柯《复活的玛纳斯》/ 叶继群
- 063 “绝域产生大美”
——略谈红柯小说与伊斯兰文化/ 张雪艳 李继凯
- 070 童话里的后现代与现代/ 陈晓明
- 074 刚烈壮美的长篇世界
——试论红柯《西去的骑手》中涉及的文化系统及人物描写/ 白 草
- 084 想象与梦幻中的叙事
——论红柯的小说/ 徐肖楠
- 098 遥远的回响
——红柯与巴别尔/ 韩春萍
- 104 红柯和他笔下的“乌尔禾”/ 帕蒂曼
- 107 红柯小说的叙事模式/ 陈晓辉
- 116 神性照耀乌尔禾
——评红柯的长篇新作《乌尔禾》/ 于京一 吴义勤
- 125 评红柯长篇小说《乌尔禾》/ 余 琪
- 131 洋芋、红柯与《生命树》/ 刘 颀
- 136 新神话写作的四种叙述结构
——论红柯的“天山系列”长篇小说/ 李遇春
- 149 论红柯的诗化小说/ 张雪艳
- 159 红柯的《生命树》:远方的神话/ 李丹梦
- 173 驰骋在丝绸古道上的骑手
——从红柯最新长篇《喀拉布风暴》说起/ 李 星
- 187 论红柯《喀拉布风暴》的审美追求/ 巩 杰

- 193 作为“通灵者”的叙事
——红柯小说论 / 廖高会
- 205 土地的没落与神性的招魂
——评红柯小说《少女萨吾尔登》 / 贺仲明 崔静雅
- 213 生命彼岸世界的追寻与想象
——红柯长篇小说的诗性建构 / 李小红
- 223 红柯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 / 江 涛
- 235 穿越时空的彼岸
——论红柯及其小说的精神归宿 / 侯夏雯
- 243 吞吐大荒 气势如虹
——红柯作品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 杭 盖 林焕琴
- 260 陕西与新疆的热恋
——读红柯的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 / 贺绍俊
- 264 《太阳深处的火焰》:返归大地的救赎 / 张春燕

附录

- 276 回眸西部的阳光草原
——红柯作品研讨会纪要 / 赵 熙 李敬泽等
- 291 红柯简历
- 293 红柯主要作品目录
- 304 红柯研究评论文章目录
- 326 编后记

飞翔的红柯

□ 李敬泽

红柯，陕西宝鸡人氏。但骨子里，他是个新疆人，刻骨铭心的岁月是在新疆度过的。当然，新疆之于红柯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状态、一个梦想，如歌如诗如酒浑莽博大纵逸癫狂。

红柯一九九六年在《莽原》发表了《表》。在一九九七年，《表》似乎已被遗忘，或者根本就不曾被看到，但它或许是一九九六年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一切始于零点，英国人带来的“表”出人意料地瓦解了拉达克这个克什米尔高原上神秘圣洁的王国。某种世界秩序隐藏于嘀嗒作响的表，控制了另一世界的太阳与月亮、心灵和生命。显然，由此可以铺张出大块的殖民、后殖民文化分析，但我怀疑红柯可能对这一套毫无兴趣，他用“心”写作，很少用“脑”，《表》是他最聪明的作品。但即使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也不是“思想”，而是日升日落、草木荣枯的世界在钟表刻度盘上的巨大眩晕。

红柯用“心”写，因为红柯多血且血热，他在沙漠、岩石、羊群、奔马、飞翔的鹰以及大雪的冬日和雪夜的火炉中感到了流畅奔涌的热血，血的热度和浓度是作为小说家的红柯写或不写的根本缘由。

后来，红柯写了《奔马》（《人民文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美丽奴羊》和《过冬》（《人民文学》一九九七年第四期），还有《鹰影》（《山花》一九九七年第七期），凭着这几个短篇，他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是马上诗人，醉醺醺地，唱着狂荡热烈的歌。

红柯歌唱新疆，这使他的小说有一种异乡情调。新疆或西藏是中国人内部的远方，比起纽约或巴黎，它们更远也更近。红柯的新疆永远在奔跑和飞翔，生命似乎失去重量和质地，化为至轻与至快。《奔马》中的司机，《鹰

影》中的男孩和母亲，《美丽奴羊》中的屠夫和科学家，在某一瞬间都曾摆脱沉重的群山和大地，如电如风，畅然沉醉。这一刻就是人们心中的“新疆”。

似乎是为了追捕这一刻，红柯的小说贯彻着响亮的速度感。红柯同代人的小说观念中普遍缺乏速度，所以我们有许多蜗牛一样慢的“先锋”。而在红柯这里，速度是小说和生命的根本秘密。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这是一种速度，但红柯的速度常常是乱石滚滚，疾风猛雨，这是最好的情况下，是如《奔马》、如《美丽奴羊》的某些章节，磅礴激越，疾而有致，在红柯的最糟状态中就不免马蹄声碎，章法大乱。训练和驾驭这匹“奔马”，仍是对红柯的重大考验。

红柯在一九九七年写出了《过冬》，这是有关一个老人和他小屋中的火炉的冬日故事，乌沉沉的煤化为精灵的火，历尽沧桑的老人在飘雪的时节走入了最轻、最纯之境。语调竟明显地低了、静了，狂奔的速度变为雪夜中的衔枚疾行。红柯似乎是以他迄今最好的小说解除了人们的疑虑：铺张扬厉的姿态、高八度的声调也许再热就成了宏大的夸张，热到极处则为壁立千仞的峭刻。

也许还该谈谈红柯的文字，但关于红柯的语言，关于那些奇崛的比喻和通感，我似乎不必饶舌，因为据我所知，所有读过红柯小说的人对此都像挨了一顿痛揍一样印象深刻。

（原载 《三秦都市报》 1997 年 7 月 21 日）

语言感觉与想象的无限可能性

——关于红柯的小说

□ 王本朝

红柯的小说呈现出种种别致而神奇的西部风情，那金色的阿尔泰，美丽的大草原，那草地上的太阳、月亮，大漠里的绿树、狼嗥，都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那有别于中原风光、江南小景、巴蜀盆地风貌景致的西部世界成为红柯小说创作刻意经营的重要支点，我们从他的《奔马》《美丽奴羊》《金色的阿尔泰》《树泪》《石头鱼》等小说中能突出地感受到这一点，从《草垛》《草地上的月亮》《树叶裙》里也能读出西部特异的人与自然的美丽故事。

相对于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六十年代作家群”所具有的虚构故事、创新形式能力而言，红柯明显具有自己的小说个性，他并不专注经营故事，而注重发挥感官的细腻与语言的诗性，注重以对人与自然之间所拥有的神奇而内在关系的全面展开来开拓小说文体形式的无限可能性。在我读完他的小说《树泪》以后，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出小说的，我完全被小说中的阳光、星星、人、狗、树叶、大地所组成的自然与人的和谐魅力所感动，我无法拒绝这样的独特的感受与语言的牵引：“太阳一整天在林子里飘，飘到黑又歇在林子里。”“他推开窗户，他看见星星，星星在夜空里飞翔，发出灿烂的光芒，从黑夜的裙子里露出白晃晃的胳膊和腿。星星走进大草原，发出好听的唰唰声，像在下雨。白晃晃的影子在草丛里闪动。”我想，是什么带来红柯小说如此的优美与细腻？于是，我又读完他的《草垛》《草地上的月亮》和《树叶裙》。

《草垛》篇幅短小，属于那类精致的短篇小说。小说开篇不动声色，叙述

语言感觉与想象的无限可能性